



燃烧

的

月亮



王松·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燃烧

的

月亮



王松·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燃烧的月亮 / 王松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5.5
ISBN 978-7-5306-6703-3

I. ①燃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85974 号

选题策划:杨进刚

封面设计:任彦

责任编辑:徐丽梅

版式设计:蔡露滋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
主页: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20×970 毫米 1/16

字数:240 千字 插页:4 页

印张:18

版次:201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8.00 元

太阳是燃烧的月亮。
彩虹,是燃烧的火焰……

是的,我叫啾奴。

我已将近一百岁了,我的后背也已经变成岩石。很多人相信,我曾亲眼见过波索康夫尼。其实这只是传说。传说中的波索康夫尼是生长在白石山上的一棵神树。它叶茂根深,已经不知有几千几万年,所以一半是木,另一半已化成岩石。很久很久以前,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,这棵神树被一道闪电劈开,生出一男一女。从此,也就有了我们后来的族人……

这个传说是父亲为我讲的。

父亲在临终时告诉我,这座白石山就在台湾中部的中央山脉。父亲叮嘱我,如果我能活下来,一定要把我们族人的故事讲给后人。父亲这样说罢,眼睛就慢慢睁大起来。我看到,在父亲的脖颈有一处深不见底的伤口,这是被一把锋利的泰雅刀砍开的。这个伤口里正发出咝咝的声响,接着,一个大大的血红色的气泡晶莹地冒出来。

就在这个气泡破灭的一瞬,父亲断气了。

我果然活下来了。我是我们这个部落里唯一活下来的人。所以,这些年来,我一遍又一遍地向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讲述着我们族人当年的故事。

那是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末……

1.人头祭

.....

那支燃烧着的响箭带着呼哨穿过茂密的桧树枝叶，似乎将天空也点燃起来。晚霞翻卷着落到能高山顶，映得山林里也弥漫起一层血一样的云雾。

咚咚的木鼓声告诉部落里的族人，是巴叻嘎回来了。

又一支响箭飞向夜空。巴叻嘎在这个傍晚像一个真正的勇士，带着一身鲜血回来了。他的一只手拎着仍在滴血的泰雅刀，另一只手里拎着一颗栩栩如生的人头。这颗人头的脖颈断得干净整齐。可以想见，巴叻嘎的泰雅刀是多么的锋利，而他这第一次出草又是多么的勇猛凶狠。他那只鲜血淋漓的手抓着这颗头颅的头发，在走下山路时，脸上现出骄傲的微笑。部落里的族人立刻燃起火堆，笑着尖叫着为他庆贺。巴叻嘎就这样微笑着朝树下走去，将这颗头颅放到崭新的骷髅架上。这个骷髅架是用樟木制作的，看上去很结实，新鲜的木头还散发出微微的香樟气息。巴叻嘎知道，这是属于自己的骷髅架。他将自

已第一次出草猎回的这颗人头庄严地摆放到骷髅架上，又倒退一步很认真地看了看。

骷髅架上的这颗头颅瞪着惊愕的眼睛，嘴角咧向两边，脸上的肌肉也僵硬地拧起来。显然，这是它从自己身体上脱落下来的一瞬，最后凝固的表情。我已经认出这颗头颅。他是南溪驻在所的山地警察，叫龟田，一个两根胳膊长满黑毛的小个子。这个龟田自从来到山上的南溪驻在所干尽坏事，想出各种办法欺压部落里的族人。巴叻嘎早就想杀死他。一次该比去山上的竹林挖笋，被龟田撞见了。龟田一直对该比不怀好意。不久前曾有一次，龟田让该比和部落里的另一个女孩去驻在所陪酒。龟田乘着酒兴想非礼该比。该比好不容易挣脱龟田的纠缠才跑回来。但那一次，该比担心性情暴烈的巴叻嘎知道了此事会闹出事来，所以没有告诉他。可是后来巴叻嘎还是听说了此事。巴叻嘎告诉该比，他迟早会找这个龟田算账。这一次，龟田看到竹林里的该比，又看一看四周的山上没人，就钻进竹林又朝该比扑上去。也就在这时，巴叻嘎打猎回来了。巴叻嘎听到该比在竹林里的叫声立刻冲过来。当时龟田正压在该比的身上。巴叻嘎看到怒不可遏，立刻像一只豹子似的扑上来，拔出腰间的泰雅刀就朝龟田的脖颈砍过去。幸好这时巴叻嘎的父亲，我们部落的摩达头目带着猎狗赶过来。摩达头目来到竹林里立刻喝住了巴叻嘎。当时巴叻嘎在将自己的泰雅刀插进腰间的刀鞘时，对龟田说，你以后当心一点，我的这把刀早晚会砍在你的脖子上。

现在，巴叻嘎果然猎回了龟田的人头。

夜色将山林笼罩起来。部落里的篝火熊熊燃烧着。火焰翻卷跳动着，不时爆出耀眼的火星。部落里的族人站在火堆旁边，静静地看着摩达头目捧着一只竹筒朝骷髅架走去。他先是伸出手，将这颗巴叻嘎猎回的人头轻轻扶正，然后就把竹筒里的小米酒一点一点喂进它的嘴里。摩达头目一边轻轻唱着：你曾经是我的敌人，现在让我们一起喝酒吧……

小米酒灌进头颅的嘴里，顷刻间从下面的脖颈涓涓地流出来。流

出的酒已变成淡淡的粉红色,看上去也似乎黏稠了一些。巴叻嘎用另一只竹筒在头颅的下面将血酒接满,然后分给部落里的男人们。摩达头目仍在唱着:欢迎你啊,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祖灵之家……一边这样唱着,又将酒糟和山猪肉喂进这颗头颅的嘴里。这时有族人“咦——!”的大叫了一声,男人们喝着血酒,敲打着木鼓,女人们拨着口簧琴就在火堆旁边唱着跳起来。

月光下,这颗嘴里塞满食物的头颅也被篝火映得有了一些血色……

这就是我们部族的人头祭。我们的族人每一次出草,人头祭也是重要而且隆重的仪式。我们的祖训被称为嘎雅。嘎雅告诉我们,在将敌人的头颅猎回之后,就已不再是敌人,它来到我们的部落也就成为了我们的朋友。也正因如此,这种祭祀人头的仪式也是为了庆祝我们部落又有了新的成员。嘎雅还告诉我们,人的灵魂是在头颅里,所以人头也就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,猎回人头不仅可以用来祭祀祖灵,也可以为我们的族人驱祸避害。

这一年春天,部落里突然闹起瘟疫。很多族人莫名其妙地发起高热,然后在痛苦中死去。巴叻嘎去山下的白石街时,听那个叫秀吉的货栈老板说,这种瘟疫叫流感,白石街上也已经死了很多人。但摩达头目坚信,这一场莫名其妙的瘟疫突然席卷山林,一定是因为什么特殊的缘故触怒了祖灵,这是祖灵在惩罚他的族人。

摩达头目与部落里的长老商议,最后认为只有出草,猎回异族人的头颅才有可能平息祖灵的震怒。摩达头目原本决定亲自出草。他认为自己是南溪部落的头目,为族人平息这样一场灾难是责无旁贷的事。但就在他准备出草的前一晚,巴叻嘎来找到父亲。巴叻嘎对父亲说,这次出草还是让他去吧。巴叻嘎是部落里最勇猛剽悍的年轻人。他可以一口气吃掉一头山羌的烤肉,而且可以用一只手抓住一头棕熊的后腿抡起来摔到岩石上。但摩达头目的心里也很清楚,尽管儿子巴叻嘎如此的强悍脸上却还没有嘎雅,这毕竟是一个遗憾。

嘎雅不仅是我们的族人的祖训，也是图腾。无论男人还是女人，都希望将嘎雅纹到自己的脸上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曾告诉我，我们的族人在死后要走过一座美丽的彩虹桥，我们的祖灵和先人都在彩虹桥的那一边。我们脸上的嘎雅，就是回到祖灵之家的印记，如果没有这个印记祖灵是不会接受的，而且还会从桥上跌下去被毒蟹吃掉。但是，男人一定要经过出草，猎回敌人的头颅才能成为真正的勇士，也才有资格将嘎雅文在自己的额头。而女人则要学会织布技艺才可以将嘎雅纹在面颊。所以，在那个晚上，巴叻嘎对父亲说，自己已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可是脸上还如此的干净，一个额头没有嘎雅的男人又怎能称得上是勇士呢。他对父亲说，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勇士，一个额头纹有嘎雅，得到祖灵承认的勇士。

摩达头目听了看一看儿子问，你知道出草的真正意义吗。

巴叻嘎立刻响亮地回答，出草，是为了我们族人的尊严。

可是，摩达头目说，这一次出草，也是为了平息族人的灾祸。

巴叻嘎坚决地说，那我就更要去了，我是您摩达头目的儿子，我应该像您一样能保护部落里的族人。巴叻嘎说，我已经磨好了我的泰雅刀，正等着用异族人的血来清洗它。

摩达头目又问，这一次，你准备向什么人出草呢。

巴叻嘎不假思索地说，达腊都噜，我要向那些达腊都噜出草。

巴叻嘎所说的达腊都噜，也就是那些日本的异族人。由于他们当年刚刚出现在这里时，都戴着镶有红边的帽子，所以我们的族人就把他们称为达腊都噜，意思是红色的头。摩达头目听了点点头说，自从这些达腊都噜来到山上，就给我们的族人带来灾难，是他们让我们的祖灵震怒，才有了这样一场瘟疫，所以，现在是向这些达腊都噜出草的时候了。

.....

篝火将部落周围的山林也映得亮起来。口簧琴和着木鼓的节奏欢快地拨动着，空气中弥漫着小米酒香甜的气息。巴叻嘎从草屋里走出来。此时，他的额头和下巴已经文上了嘎雅。刚刚文过的嘎雅还带

着一丝血气，被篝火映得格外鲜艳。已经有些醉意的摩达头目走过来，一把搂住儿子的肩膀，在他耳边说，瘟疫就要被驱散了，巴叻嘎，你救了部落里的族人。

巴叻嘎骄傲地笑着，冲父亲点点头。

摩达头目来到火堆边，大声地向部落里的族人宣布，我的儿子巴叻嘎，从今天起就是真正的男人了！我们的南溪部落，又有了一个勇猛的山林勇士！

2. 巴叻嘎

这一晚,巴叻嘎虽然没有喝太多的酒,但心已经醉了。额头和下巴的微微疼痛不时在提醒他,自己的脸上已经有了嘎雅。祖灵说,脸上的嘎雅是男人的骄傲。

巴叻嘎借着火光又朝树下的骷髅架望去。那颗龟田的人头这时已经安静下来。它不再像平时那样横眉立目,脸上的肌肉似乎松弛了,眼皮也微垂着阖在一起。巴叻嘎朝这颗人头走过去。头颅的嘴里仍然塞满食物,这使它的两腮微微鼓胀起来,看上去表情有些怪异。巴叻嘎端详了一下,觉得这颗头颅的头发有些凌乱,想了想,就为它梳理成一个分头。这颗被梳成分头的头颅显得有些斯文了,也更加生动,似乎随时都会睁开眼睛。

此时,巴叻嘎的心里充满了自豪。

作为一个真正的男人,一个部族里的勇士,就要有能力捍卫祖灵的神圣,使自己的族人不被外来的异族侵犯。自从那些达腊都噜出现,为山林里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。他们到处兴建隘勇线,在山上拉

起一道道的铁丝网用来限制族人的狩猎,还随意砍伐山林里的神木。这里曾经是多么富饶的猎场啊,现在却被分割的七零八落。族人的猎场在一天天缩小,猎物也在一天天稀少。当初部落里的族人举行婚礼,巴叻嘎曾经去山林里一口气打到两头山羌,而现在要想猎到一头山羌都不容易了。部落里的长老早已有了预感,照这样下去,山上迟早还会有更大的灾难。祖先留下的猎场,现在却被这些不知从哪里来的达腊都噜如此肆意地践踏,我们的祖先是绝不能容忍这一切的。也正因如此,才可能会引起祖灵的震怒。

果然,现在部落里突然闹起这样一场罕见的瘟疫。

最先染上这种可怕疾病的是该比的母亲。该比的母亲是部落里最强壮的女人。据说她年轻时比女儿该比还要漂亮,而且像男人一样去山上种田,这时虽已将近四十岁了,身上仍还有使不完的气力。但就是这样一个女人,一天早晨去溪边打水,背着竹筒回来时突然摔倒在山路上。待部落里的人们将她抬回来,才发觉她的身上竟烧得滚烫。该比的母亲就这样昏昏沉沉的烧了三天,到第四天夜里突然抽搐了一阵就死了。接下来是该比的妹妹和弟弟,最后是该比的父亲。没过多久,该比的家里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。这时,这场可怕的瘟疫已经席卷了整个部落。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。没有人能说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疾病。巴叻嘎在去山下白石街的货栈时,那个叫秀吉的老板说,他的小店里有一种药,可以治疗这种叫流感的疾病,但是很贵,远比食盐的价钱还要高。巴叻嘎回来对摩达头目说了这件事。摩达头目与部落里的长老商议后,认为这个叫秀吉的货栈老板说的话并不可信。显然,这场瘟疫并非如他所说是从山外传进来的,而是由于这些达腊都噜的异族入侵,对山林和猎场的破坏触怒了祖灵。如此说来,这个秀吉老板所说的什么非常贵重的特效药也就属无稽之谈。摩达头目和部落里的长老坚信,要想驱除这场可怕的瘟疫,出草是唯一的办法。只有去猎回异族人的头颅,平息了祖灵的震怒,才有可能让部落里的族人躲过这一场可怕的灾难。

巴叻嘎终于得到了摩达头目的应允,同意他这一次去出草。

摩达头目的这个头目地位并不是继承的,而是他在年轻时,凭借自己的勇猛和剽悍被部落里的族人拥戴的。所以,巴叻嘎认为,自己身体里流着父亲的血液,也就应该像父亲一样的勇猛无比,成为部落里最受人尊敬的勇士。

巴叻嘎的心里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。

他知道,这次出草是一个难得的机会,如果自己真能成功地猎回一颗达腊都噜的人头,不仅可以为部落里的族人驱除这场可怕的灾祸,以此来证明自己已是一个真正的男人,也就终于获得了将嘎雅纹到额上的资格。巴叻嘎做梦都想在自己的额头纹上嘎雅。父亲曾说过,一个脸上没有嘎雅的男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男人。巴叻嘎在出草的前一晚谨遵祖训。他小心翼翼地看好家里的火盆,不让它熄灭,也不去触碰生麻和麻丝一类的东西。因为嘎雅告诉我们,这会给出草的人带来噩运。就在这天夜里,巴叻嘎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他梦见自己登上白石山,终于看到了那棵传说中的波索康夫尼。那棵巨大的波索康夫尼竟然遮天蔽日,每一片叶子都金光闪闪,这些叶子在风中晃动发出悦耳的声响。第二天早晨,父亲摩达头目在将他送出部落时,他对父亲说起这个梦。父亲听了高兴地说,这是一个吉祥的梦啊,儿子,你这次出草一定会顺利。就在这时,一种叫绣眼画眉的山鸟在右边的竹林里欢快地鸣叫起来。绣眼画眉是我们族人的祖灵鸟。我们的族人相信,它在冥冥之中与我们祖灵是相通的,而如果它在右边鸣叫就是非常吉利的征兆。摩达头目回头笑一笑对巴叻嘎说,去吧儿子,父亲等着你像一个真正的勇士,带着达腊都噜的人头回来,不要忘了,你是我摩达·如桐的儿子!

巴叻嘎点点头,摸了一下腰间的泰雅刀,就朝山上走去。

巴叻嘎已经想好,这次出草要去向那个叫龟田的达腊都噜猎头。这个龟田在异族人中最坏。据说他来南溪之前只是一个日本浪人,后来不知怎么当了山地警察,就被派来这里的驻在所。龟田刚到时,曾来部落里对族人说,现在他是这里驻在所的警察,所以他说的话就是法律,部落里无论什么人都要听他指挥,否则他可以随意处死哪个

人。当时摩达头目面无表情地看着龟田。龟田走到摩达头目的面前说,你不要不服气,我知道你是这个部落的头目,这里的族人都听你的,可是从今以后,你也要听我的,如果不相信你就试试看。这以后没多久,龟田又逼迫部落里的族人去为他盖房子。那一次巴叻嘎和部落里的许多男人都去了。大家用了十几天为他盖起一幢很漂亮的木房子。龟田当然很满意。但这一次却砍掉山林里的几十棵大树。当时巴叻嘎只说了一句,这些大树都是见过我们先人的,现在就这样被砍倒了。龟田听了立刻拎着警棍朝巴叻嘎走过来。大概是巴叻嘎盯视龟田的眼神和他那只已经放到腰间泰雅刀上的手,让龟田稍稍愣了一下。但龟田还是在巴叻嘎的身上狠狠戳了一警棍。巴叻嘎突然朝龟田扑上去。巴叻嘎的身材很高大,在矮小的龟田面前就像一头发怒的雄狮。龟田立刻跳到一边,然后又挥舞着警棍冲过来。这时族人已将巴叻嘎拉走了。巴叻嘎在临走时看着龟田说,你这个达腊都噜给我听好,你现在是在南溪,恐怕你还不知道我巴叻嘎是什么人,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的。巴叻嘎这样说罢,将腰间的泰雅刀拔了一下就转身走了。

山鸟的叫声果然是一个吉兆。巴叻嘎的这次出草很顺利。

巴叻嘎原想去驻在所寻找龟田。但出来时父亲叮嘱说,这次出草千万要小心,现在部落里的很多族人都在生病,尽量不要把事情闹大。所以,巴叻嘎走在山路上有些吃不准,如果就这样去驻在所会不会惊动别的达腊都噜。但就在巴叻嘎拿不定主意时,竟看到龟田沿着山路迎面朝这边走过来。龟田在这个早晨不知因为什么事,似乎心情很不好,眉头拧在一起气哼哼地匆匆走着,嘴里不知在嘟囔着什么。他抬头看到挡在山路上的巴叻嘎,突然愣了一下,一只手下意识地去摸挟在腰间的东洋刀。此时巴叻嘎也正盯视着龟田。

龟田看一看巴叻嘎问,你这样看我干什么?

巴叻嘎不动声色地说,是吗,我在看你吗。

龟田的鼻孔里哼一声说,跟你们这些生番,没有道理可讲。

巴叻嘎心平气和地说,你刚才说什么,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

龟田翻一翻眼皮说,再说一遍你又能把我怎么样,我刚才说,跟你们这些生番没有道理可讲,怎么,我的话你听不懂吗?

巴叻嘎点点头说,我曾经对你说过,我叫巴叻嘎。

龟田又翻着眼皮哼一声说,你叫巴叻嘎又怎么样?

巴叻嘎说,我还对你说过,总有一天,我会让你知道我是什么人。

龟田听了立刻撸了一下制服的衣袖,露出满是黑毛的胳膊,然后那只手就慢慢抓紧腰间的东洋刀。他盯住巴叻嘎很认真地看了看,哼一声问,你想……怎么样?

巴叻嘎声音不大地说,你这个异族人,我今天要送你去我们的祖灵之家。

龟田似乎没有听懂巴叻嘎的话,眨着眼又看看他。但就在这时,巴叻嘎突然将身子一跃跳上路边一块巨大的岩石。巴叻嘎虽然身材魁梧,却像豹子一样敏捷,他的两脚在落到岩石上的同时身体也随之扭转过来。龟田这时已经意识到了什么,连忙去拔挎在腰间的东洋刀。但他由于身材矮小,胳膊有些短,这样拔刀就有些吃力。而此时巴叻嘎在转过身体的同时却已经拔出自己腰间的泰雅刀。泰雅刀在出鞘的一瞬发出清脆的一响,接着一道逼人的寒光在龟田的脸上一闪而过。龟田立刻明白将要发生什么事,于是来不及再去拔刀就沿着山路径直朝前跑去。巴叻嘎从岩石上猛地跳起来。他这一下跳得很高,在将身体飞到半空的同时嘴里也发出一声尖利的吼叫,接着手里的泰雅刀就像一阵风似的吹下来。这阵风在龟田的脖颈上轻轻吹过。龟田一边奔跑着,他的头先是向前低了一下,又向后仰了一下,然后就像一顶帽子似的从肩膀上脱落下来。巴叻嘎在将身体落到地上的同时伸手抓住龟田这颗头颅上的头发。此时龟田失去头颅的身体仍在向前奔跑,脖颈上喷出一股耀眼的血浆。他就这样又向前跑了一段,脚下踉跄了几步,才扑倒在山路上。巴叻嘎走过来看看这具尸体,然后笑着哼一声,对手里的头颅说,走吧,我

.....

月亮从高耸的能高山上升起来。篝火燃烧的更旺了。不知疲倦的

族人们仍在拨着口簧琴尽情地跳着。每个人都相信,巴叻嘎这次出草回来,那颗异族人的头颅一定会平息祖灵的震怒,部落里的这一场可怕的瘟疫就要过去了。男人们已经醉了,躺在火堆的旁边仍在喝着小米酒。女人们一边跳着唱起敬酒歌:香甜的小米酒啊,你们男人可知道,是出自我们女人的口中,刚烈无比的勇士啊,你们可知道,是出自我们女人的怀中……

该比捧着一杯小米酒来到巴叻嘎的面前。这只竹杯是该比亲手做的,新鲜的竹子气味和小米酒的香气混在一起,越发令人陶醉。该比把酒杯举到巴叻嘎的嘴边,眼里却似乎蒙了一层阴霾。巴叻嘎看看她问,怎么,我猎回这颗达腊都噜的人头,你不高兴吗?

该比说,高兴啊。

巴叻嘎说,可是,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忧伤。

该比看一看巴叻嘎额上的嘎雅,轻声说,你已经……是一个真正的勇士了。

巴叻嘎接过该比手里的酒杯,把小米酒一饮而尽。

该比轻轻叹息一声说,可是……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出草啊。

巴叻嘎看看该比。

该比摇摇头说,如果你能早一点出草,我家里的人也就不会……

该比说着转过头去,看着能高山上的月亮。

此时,月亮正轻轻地飘向夜空……

3.该比

巴叻嘎在这个晚上的感觉没有错。

巴叻嘎这一次出草，带回达腊都噜的头颅，从此额上有了嘎雅，成为一个受族人尊敬的真正勇士，该比的心里当然很高兴，也为巴叻嘎感到自豪。但在这个晚上，该比的心里也有些忧伤。该比和部落里所有的族人一样，坚信巴叻嘎猎回这颗异族人的头颅，从此就可以让部落摆脱这一场可怕的灾难。但越是这样，该比也就越思念死去的家人。

那些日子，该比亲眼看着母亲父亲和妹妹弟弟一个一个痛苦的死去。她没有任何办法。她能做的只是在他们临终时，紧紧抓住他们的手，用力握着。我们的族人相信，亲人在最后断气时，只有这样握住他的手，他死后才会变成一个善灵，也才可以顺利地踏上彩虹桥去见我们的祖灵。更重要的是，嘎雅说，死去的亲人只有成为善灵，他的遗体也才可以埋在家里，葬在他生前的床下长眠。否则这个人的灵魂就会变成一个恶灵，而恶灵是无法登上彩虹桥的，他的遗体也只能葬在